

# 那山 那人 那草

本报记者 张晓丽 侯森

雪落辽东，山峦静默。风过时，枝上残雪簌簌而落，如一卷徐徐铺展的宋人水墨。

看久了，便觉得这山有脉搏，缓缓地跳动着，在冻土之下，在深泉之中。它有记忆，将千百年的云雾雨雪、鸟兽踪迹乃至人的足印与体温，都一层层压进岩层的年轮里。钟灵毓秀，山水育人。在这般如画又深邃的大山褶皱里，不仅蕴藏着自然的丰厚馈赠，更于无声处，将它的魂魄与法则悄悄烙进了山里人的生命轨迹中。

从13岁起，徐等一就生活在这里，与山开始了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对话。



▲库房内存放着各种药材，徐等一向向记者展示成灵仙的根茎。

本报记者 侯森 摄



▲左图为徐等一带镇村民种植的龙胆草。

清原县委宣传部供图

像大多数依山而建的村落一样，辽宁清原满族自治县椴子沟村的农田呈分散、不规则状，顺着山势的起伏挂在坡上，窝在沟里。沿着蜿蜒如肠的山路进村，冬日的景象统一而纯净——田地被皑皑白雪覆盖，形成一片柔软而连绵的白色波浪，无从判断其下酣睡着的是哪种药材的根茎；少数地里，成捆的玉米秸秆堆成塔形，似乎在提示着传统作物在这里尚未完全退场。

“那些地种着玉米，其实很多都是为了倒茬。不少中药材，像人参、龙胆，不能重茬种植，种过一茬后，地得休息，或者换种别的作物养地，不然病虫害多，产量品质都下降。”徐等一穿着一件厚重的棉衣，说话时呵出长长的白气，瞬间融入山间清冷的空气里。站在自家地头的田埂上，他的手指向一片被雪严密覆盖的田块：“这底下，是黄精，喜欢阴湿，种了3年了。”又指向另一处略有起伏的雪垄：“那边，是白鲜皮，根系发达，不怕冻。”他跺了跺脚，棉鞋上黏着的雪粒掉了下来，“我们村，眼下95%的村民都种中药材，是名副其实的‘一村一品’专业村。”

在这个几乎全民皆药农的村庄里，记者还惊奇地发现了一些散落在田间、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水稻秧苗。“你也看出来，我们这儿是山地，不产水稻。”徐等一察觉到了记者的疑惑，故意顿了顿，接着说，“这些秧苗，都是从外地买来的，有妙用，一会儿告诉你有啥用。”

村口，一棵不知生长了多少年的老榆树，虬枝盘结，像一位沧桑的历史见证者，默默守护着村庄的人口。树下立着一块巨大的石头，上面刻着四个鲜红大字：“清原龙胆”，这不仅是一个地理标志，更是产业勋章。不远处，一面高大的铁质招牌立在田边，红底白字，气势恢宏——“万亩中草药基地”。

“真有万亩吗？”面对记者的疑问，徐等一摇了摇头：“不只万亩。我们村的地，早就种满了。”原来，椴子沟村有限的土地，已无法承载村民日益扩大的种植热情与产业梦想。尝到甜头的药农们，将目光投向了山外更广阔的土地。他们成群结队，到邻近的新宾满族自治县，甚至吉林的县市去租地种药材，一租就是几十亩、几百亩。椴子沟人的足迹和药苗，如同被春风吹散的蒲公英种子，撒向了更远的沃野。村口那块“万亩中草药基地”的招牌，早已不是一个村的概念，而是一个以椴子沟为核心、辐射周边区域的产业地标，名副其实。

大山，孕育着村民们开发药材产

业的致富梦想。

## 二

徐等一与这座山的缘，始于一场漂泊。

1949年，他出生于齐鲁大地。13岁那年，跟着母亲，一路向北，最终在抚顺清原的椴子沟村落了脚。命运将他抛掷于此，仿佛一粒陌生的种子，落入一片既严酷又丰饶的土壤。那时，横亘在他眼前的群山，是生存的壁垒，令人望而生畏。

然而，正是这片曾被她视为生存障碍的山，日后却成了他命运的转机与智慧的源泉。

多年后，徐等一坐在烧得暖烘烘的炕头上，屋外是辽东深冬惯有的、被大山拢住的寂静，山还是那座山，熟悉又亲切。

他的话音里仍浸着浓得化不开的山东腔调，那口音是他对故乡的唯一念想。“瞧瞧我们这里的环境。”他抬起手，指着那片山，“山多地少，七沟八梁。那时候，人的眼光窄，只晓得盯着土里刨食，种那几亩苞米高粱。若按这个活法，这里就是最穷最穷的地方，连吃饱肚子都得看老天爷的脸色。”

清原，地处长白山余脉，是辽宁的绿色屏障，重峦叠嶂，溪流纵横，森林覆盖率极高，独特的地理造就了冬寒夏凉、雨量充沛的小气候，加上千万年落叶堆积成的肥沃腐殖土，构成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天然药材基因库。大山，如一位矜持而慷慨的守护者，将人参、龙胆、细辛、五味子等数百种珍稀药材连同它们生长的秘密，一同藏在它幽深的褶皱里。

为了生存，少年徐等一很自然地背起背篓，拿上短锄，钻进了茂密无边的林海采药。这是艰辛的劳作，更是充满惊奇与敬畏的自然启蒙。渐渐地，徐等一懂得了：阴坡腐叶下的黑暗里，藏着喜阴的细辛；向阳的草甸边缘摇曳着蓝紫色花朵的是桔梗；品相最好的人参，往往隐匿在最幽静的松林之下……他学习山的语言：哪些药材喜欢相伴而生，什么时节采挖药性最足，什么样的土壤长出什么样

纹理的根茎。

这些知识，不是印刷在纸面上的冰冷符号，而是春日融雪，一点一滴，渗入徐等一脚下的泥土，再通过他的双脚、他的呼吸，浸入他的生命。这段与山野肌肤相亲、命运相系的岁月，为他日后成为“药王”埋下了最原始、最坚实也最富有生命力的伏笔。

大山，成了徐等一沉默而渊博的启蒙老师。

## 三

真正将徐等一从“采药人”推向“种植者”的，是一次临危受命。

22岁那年，生产队集体经营的人参种植陷入困境。队里急需一个真正懂行的技术员，这个重任落在了已是村里庄稼好手的徐等一肩上。

当时，关于人参种植有一条铁律：万万不能施肥，否则会“烧坏”。人们怀着近乎迷信的敬畏，守着贫瘠的土地，结果一亩人参养3年仅收1.5公斤。徐等一蹲在参田边，凝视着瘦弱的参苗，心中翻腾着一个“离经叛道”的想法：野山参靠的是天然腐殖质，为什么不能模仿其生长环境，补充合适的养料？他大胆提出施用充分腐熟的农家肥，并在划出的实验田里小心翼翼地进行尝试。

3年后，结果出来了：亩产量跃升至十多公斤！

这次成功，不仅打破了禁忌，更证明了徐等一“向自然学习，而非盲目从旧规”的智慧。改革开放后，他承包土地种植人参，成了全镇第一个“万元户”。这件事让他心中有了更大的想法：山里那么多珍贵草药，不能人工培育吗？

1990年，一个消息触动了徐等一：童年时漫山遍野的龙胆草，因过度采挖已成濒危物种，人工栽培成活的可能性极低。徐等一不信邪，或者说，大山赋予了他的实践自信让他觉得这道“天堑”或有别的通道。他上山采集了那细如尘埃的种子。

次年清明，他将种子撒在休养好的地里，没有覆土，而是轻轻地盖上一层从山上收集来的干燥松针——他记得龙胆草的种子总是落在松软的腐叶上，所以要模拟野生

环境。接下来的日子是焦灼的等待。他每天蹲在地边，拨开松针凝神细看。五月，春风和煦，在松针的缝隙间，齐刷刷地冒出了一层绒绒的、翠绿到让人心颤的幼苗，是龙胆草！这架鸢的深山精灵，真的活了！

然而，如何让山外的世界相信这个深山农民攻克了科研难题？徐等一决定主动“正名”。他带上照片奔赴省城的学术会议，却因非正式代表且凑不齐参会费被拒之门外，甚至听到“骗子”的刺耳议论。委屈与愤怒没有让他退缩，他固执地守在会场外，最终鼓起勇气拦住了一位知识渊博的老教授。

在走廊的临时“答辩”中，徐等一用最朴素的田间语言，回答了教授所有专业提问：如何采种、为何用松针、如何观察……这些细节完全吻合自然规律，老教授从疑惑到叹服。从被质疑为“骗子”到被专家围住请教，徐等一只用了一天。那一年，他卖龙胆草种子收入过万元，次年扩种后收入数万元。他叩开的不仅是一扇产业之门，更是一扇对实践智慧予以认可和尊重的门。

大山不语，却听见了山外世界的掌声。

## 四

从椴子沟村出发，沿着新修的柏油路行驶约十分钟便到了英额门镇。穿过喧闹的集市，车拐进一条岔路，停在一处占地不小的厂房前。这里已是镇子边缘，不远处，一座高速公路引桥凌空而过，带来现代交通低沉的呼啸声，象征着这里与外界快速连接，也与身后静谧的群山形成了时空对话。

厂房在冬日的午后静悄悄的。“这里夏秋两季最忙，冬天检修、规划。”徐等一解释。他让儿子徐恩国打开冷库大门，一股混合着多种药材清苦辛香气息的冷风扑面而来，里面整齐码放着药材包。“这是黄精，那是苍术……冷库能锁住药性，避开市场低价期。”徐等一指着不同的区域：全自动切片生产线、规划中的保健品加工区……他的脚步沉稳，目光里是审视与规划交织的亮光。“光卖原药材，附加值太低，产业要往上走，必须向链条深处要价值。”

面对中药材种植周期长、市场波动大的风险，徐等一的策略始终带着源自大山性格的前瞻性沉稳。早在十几年前，当多数药农还为晾晒药材发愁时，他已牵头建起了全村第一座药材烘干厂，解决了品质的“生死门”，也握住了议价权。

近年来，他察觉到，药材产业在变革，需向深加工进军，于是盘下这处交通便利的旧厂房进行改造。他要做的，不再是农产品的初级提供者，而是要成为药材价值的深度挖掘者。大山孕育的物产，正在现代产业的链条上被重新定义和提升。

如今，年逾古稀的徐等一已将具体经营移交给了儿子徐恩国。

时代在变，传承方式也在变。徐恩国的世界在电脑屏幕和手机里，他通过行业群、博览会、电商平台获取信息、对接资源。然而，剥开现代商业的外衣，他经营产业的内核依然是父亲铸就的：对自然规律的深刻敬畏、对实用科技的积极拥抱、对“共享共赢”理念的坚定坚持。他继续无偿提供技术咨询，牵头合作社，带着乡亲们一起应对市场风浪。

大山的馈赠与智慧，正通过新的方式，迎接更广阔的未来。

## 五

徐等一的家，位于椴子沟村一处向阳的缓坡上，地势略高，可以俯瞰村庄。房子普普通通，家具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样式，简朴得近乎清苦。然而，与这简朴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屋里无处不在的信息时代痕迹。墙上挂着一幅详尽的《清原满族自治县地图》，山川、河流、乡镇标注得密密麻麻。

“我这个人，眼光没那么远。”徐等一指着自己家门口这一亩三分地琢磨透。山是哪道山，沟是哪条沟，心里得有本账。”这当然是谦辞。事实上，这位深居山沟的农民，在信息接收层面始终站在时代前沿。他有自己的秘诀：“天天看新闻，报纸上有‘黄金’，电视里有‘门道’。”

他是乡村罕见的“报刊大户”，长期自费订阅多种农业、药材类报刊，每年花费不菲。报纸杂志送来，他先快速浏览筛选，再对有价值的信息精读细研、画重点、做笔记。白鲜皮、苍术、威灵仙、黄精……这些后来被他成功驯化并带来巨大效益的品种，最初的引种灵感都来源于报刊上的零星信息。他像情报分析师，从海量文字中拼凑出市场需求轨迹和资源预警信号。

“我选来试种的药材，等到我这边成功、形成产量的时候，外面的价格正好都涨上来了。”这份精准，是长期信息摄入与深度分析基础上的超前判断。

他更是《新闻联播》的忠实观众，雷打不动。许多乡亲看新闻看个梗概，他看的却是趋势、信号，以及可能与自家田地产生关联的每一丝风吹草动。20多年前，《新闻联播》持续报道国家加大生态环境保护，实施天然林保护、退耕还林等战略。徐等一看进眼里，陷入了深思。

“封山育林，退耕还林……这意味着上山采药限制会越来越来多，野生

药材采挖空间变小，这是‘减’。”他沿着自己的朴素理解继续推理，“另一边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，健康意识增强，中医药受重视，市场需求会越来越来大，这是‘增’。”

这一“减”一“增”，在他脑海里画出了一道清晰的供需线，让他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机遇！“野生药材越少越金贵，市场需求越大越紧迫。中间的空缺，必须靠家种来填补。谁先种出来，形成规模，谁就抓住了未来的‘黄金’！”这个从《新闻联播》里反复咀嚼悟出的道理，成了他不间断挑战新物种驯化、坚定产业信心的核心动力之一。他通过报纸和电视，进行着一场静默的、与山外时代浪潮的同步对话，为椴子沟的药材产业安装着最灵敏的“预报系统”。

大山的闭塞，从未挡住他望向远方的目光。

## 六

说起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的初衷，徐等一没讲大道理。他回忆起自己成为第一个万元户后的“难受”光景。那时每逢春节，来家里拜年兼借钱的人便络绎不绝。

“借，自家资金也紧张；不借，乡里乡亲，面子过不去，心里煎熬。”他深知，这烦恼的根源在于一个“穷”字。“如果让大伙儿都富起来，谁还拉得下脸，年年张嘴来跟我借钱呢？”

想明白了，便是行动。每年开春，他走进还守着苞米地、日子紧巴巴的乡亲家，揣着种子，跟人算账，许下承诺：“种子你先拿去种，不要钱。技术呢，我来教。种成了，赚了钱是你的；万一没种成，本钱算我的。”他的话语在温暖、有担当。

榜样的力量无声而巨大。几年下来，跟着他种药材的人家房子翻新了，笑容回来了，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找上门来。他们提着山货来唠收成、聊行情、求技术。

龙胆草行情看好时，村民们抢着种，过去没人要的松针成了紧俏货，甚至引发争执。儿子徐恩国着急自家新扩药田没覆盖物，难免埋怨。徐等一却乐呵呵地说：“松针越紧俏，价格越高，说明大家种药材的积极性高啊！这是大好事！”他转而摸索出用外地购买的水稻秸秆替代松针的方法，解决了资源难题，也回答了记者最初的疑问。

“个人富了不算富，集体富了才算富；一村富了不算富，全国富了才算富。”这话是徐等一从报纸上学来的，成了他朴素的信念。2004年，村民推选他为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。他提出“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”“不收财礼收意见”，将更多精力投入全村公共事务中。

山地灌溉是难题，他组织村民在药田地头打井，一年新打68眼，至今超过200眼，如珍珠镶嵌群山，确保了药材用水。对于不敢尝试新技术新品种的村民，他依然承诺：“种子苗子我先垫，技术我包教。种成了赚了你的，种不成算我的！”他还推动村里制定种植补贴政策，每亩补贴200元，钱不多，却是暖心的激励和明确的导向。在徐等一带领下，椴子沟彻底摆脱“土里刨食”，走上“向山问药、以药兴业”的独特致富路。

大山塑造了徐等一，徐等一也改变了大山的面貌和山里人的生活。

徐等一似乎无法从大山中抽离，无论是地理上，还是精神上。从这座规划着现代产业链的厂房回到只有风声鸟鸣、鸡犬相闻的寂寥椴子沟，仿佛跨越了一个时代。但他还是愿意住在村里，住在这生他养他、成就他也塑造他的山坳之中。

他家的院子不大，推开门，依旧是层层叠叠、默默不语的青山。看着，欢喜。



2025年秋，村民在分拣黄精。

清原县委宣传部供图